

# 的

The Forefather of Merchants:  
a Comprehensive Biography  
of Tao Zhu

# 人

# 商



安之忠  
林锋 著

# 祖

# 鼻

已立平吴霸越功，片帆高扬五湖风。  
不知战国官荣者，谁似陶朱得始终。

# 公

忠以为国，智以保身，难以企  
及的高深智慧；如花美眷，富  
可敌国，无法复制的绝版人生。

# 朱

# 陶



当代世界出版社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UBLISHERS

# 传

# 大

尽食人间烟火，亦能独善其身；  
入世出世，游刃有余。数风流人  
物，「内圣外王」者为此君矣。



# 的 人 商 鼻 祖 陶 大 朱 公 传



林 安之忠  
锋 著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商人的鼻祖：陶朱公大传 / 安之忠，林锋著. —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8.4  
ISBN 978-7-5090-1373-1

I. ①商… II. ①安… ②林… III. ①范蠡—传记  
IV. ①K82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8 ) 第065370号

---

书 名：商人的鼻祖：陶朱公大传  
出版发行：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4号 ( 100860 )  
网 址：<http://www.worldpress.org.cn>  
编务电话：( 010 ) 83908456  
发行电话：( 010 ) 83908409  
( 010 ) 83908455  
( 010 ) 83908377  
( 010 ) 83908423 ( 邮购 )  
( 010 ) 83908410 ( 传真 )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17  
字 数：259千字  
版 次：2018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5月第1次  
书 号：ISBN 978-7-5090-1373-1  
定 价：46.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目录

上部

## 惊世奇才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缙衣救美	急流勇退	反败为胜	子胥之死	少女情怀	美人之计	入吴为囚	转危为安	吴越争锋	文种访贤
143	132	121	103	091	066	053	037	021	002

第二十章	第十九章	第十八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浮海升仙	天命难违	聚宝天下	千金救市	兵车止战	猗顿求富	子贡闻道	辞相挂印	再见钟情	鸱夷子皮
260	249	241	233	223	209	193	186	170	152

□  
【上部】  
□

惊世奇才

## 第一章

# 文种访贤

南阳，是中华智慧文化的一方宝地，也是黄河流域——儒家文化与长江流域——道家文化的一个交汇之地。灵气所集，人才荟萃。从姜子牙到范蠡再到诸葛亮，闪闪发光的智慧接力棒在一代代人手上传递。

文种算不上一个有智慧的人，然而他却是一个如同伯乐那样难得的甄别人才“千里马”的高手。他来到南阳，冥冥中仿佛有某种玄机，将他推到了范蠡面前。

范蠡师从计然，而计然据说是老子的高足，著有《万物录》，是一部专门论述“商”即经济之道的著作。其认为：人类社会的竞争，表面上纷乱无序，其实背后都是经济竞争。无论是三皇五帝以来的帝王之学，还是春秋以来的霸王之道，从齐国首霸到秦国崛起，晋国和楚国陆续称霸，都离不开“经济”二字。谁能将这套商业之道彻底参透，就可以“上富其国，下富其家”。

在计然的培养下，范蠡的志向渐渐明确，那就是做姜子牙、管仲那样的一代名臣，辅佐明主，成就霸业。文种的到来，为他的梦想推开了一扇通向现实的窗户……

公元前500年左右一个深秋的早晨，在楚国宛城县衙署中，令尹文种早早就醒来了。

与其说醒得早，倒不如说一夜未睡。因为他心中盘算着，今天要去做一件大事情。

他今天的打扮格外精神：头上高高地挽起发髻，用头巾小心地束好；上身

穿一件华丽的短袍，下身穿一条绸缎长裤，脚上一双薄底快靴。因为要走很远的路，不能太过累赘。每天用来练习武艺的青铜长剑悬在腰间，当然是用不着的，不过略作装饰。这么收拾停当，来到院子里，时候已经不早。清新的阳光带着秋日的寒意，晨风吹拂，树上的金黄的落叶打着转儿飘落地面。墙脚几丛花树，饱满的花朵打湿了一夜的寒露，愈发地妖娆。几只小鸟在枝头上跳来跳去，嬉戏追逐，一会儿又站上高处，婉转歌喉。门外传来几声马嘶，似乎连马儿也知道今天要出门办一件重要的事情，按捺不住在蓝天白云下远足的激动，已经在催促主人动身了。

“真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

文种自言自语了一句，心神清爽，步出门来。几个心腹苍头早已束装待发。

“走吧！”

文种一声令下，一行人跨上马背，在“嘚嘚”的马蹄声中出了城门，沿着田埂上的小路，渐行渐远。

宛城这个地方，四面环山，犹如置身在一个大大的盆底。因为一年四季气候温和湿润，不冷不暖，自古以来，就是个休养生息的好地方。一条条的河流，滋润了大片的土地。一路行来，田间地头，到处都有歌声飘绕。当时楚国和吴国连年交战，却似乎没有给这个地方带来多少影响。

尽管是秋日，太阳升起来后，还是有一些灼热。文种等人赶路甚急，不知不觉，竟然出了一头的汗。幸好，前面一条大河，拦住去路，众人寻来船只，连人带马，一同上了渡船。略微喘息的空当里，放眼望去，满眼尽是芦苇的青翠之色；侧耳倾听，耳朵里全是野鸭的嘎嘎之声；抬头往上看，天蓝得让人心醉。

终于，从芦丛里踏出，一阵清风迎面扑来。众人上岸后，重新骑上马背，一路疾行，这便来到一个地方。只见一条弯曲的小溪，潺潺流过脚下。两边都是高高的柳树，长长的柳条弯下腰来，垂向水面。河面上拱立着一座小桥。行至跟前，可以看到在桥头上刻着龙飞凤舞的两个大字：“三户”。时日既久，字迹已经模糊，上面落满灰尘。不过，一看到那两个字，文种还是高兴起来。



“三户，这么说，已经到了……”

三户，就是他此番寻访贤人的目的地。其时，差不多快到中午了，太阳在头顶上明晃晃的，似乎射下来的每一缕光线，都带着灼人的热量。

擦了把汗，文种吆喝一声，让马匹慢下脚步，徐徐行来，后面几人不紧不慢地跟着，保持一小段距离。

过了小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茂盛、青翠的橘林。拳头般大小的柑橘，捉迷藏般躲在浓密的枝叶下面。如果刻意去找，多半看不清楚。偶尔磕头碰脑，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丰硕的果实。

楚人爱橘，疆域拓展到何方，橘林便延伸到何方。不论边疆或都城，莫不以橘林为天然标志。以郢都而言，作为楚国的都城，最早是在楚文王时，但几百年过去了，却一直没有修筑城墙。外围橘林，就是他们的天然屏障。不炫耀武力，却也不容易轻易攻进去。因为橘林如海，藏得下千军万马。都城如此，普通人家更不用说了，和北方人家用砖、石、土垒成厚厚的围墙，高高地互相防范、隔开来不同，这里的人家，就以几株橘树为界，似隔非隔，若隐非隐，正所谓防君子不防小人，民风淳朴，可见一斑。

“咦？”文种从这片翠绿繁茂的橘林里穿过去，不觉眼前一亮。

一片方方正正的土地，种植着粟、麦和豆等旱地作物；几十个男女农人，穿着短衣，挥舞着耜、耜等耕作器具，稀稀落落分布在田间。远处的沟塘里，几个汉子正以竹木为栅，在滩急水浅的地方捕鱼。一排排的茅草屋，掩蔽在几十株粗大的桑树里。几个老汉斜倚在桑树下面，边悠闲地晒着太阳，边吟唱道：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力与我有何哉？

嘶哑的歌声，伴随着猪牛的嚎叫，充满了田园清新的气息。

文种没有想到，刚刚经历了战乱的楚国，还会有这样一派恬静的风光。他连忙下了马，牵着缰绳，迈开脚步，踏着湿软的田埂走上前去。

“请问，有一位范蠡先生，可是住在这里？”他恭恭敬敬地问道。

“我们不知道有什么范蠡先生，只知道有一个叫作‘少伯’的。”一个老丈道，“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人？”

“对，就是他，范蠡先生，字少伯，这个错不了的。”

“哦，那个少伯呀，就住在前面那座山坡上的竹林里，只有他一户人家。”

“谢谢老丈。”文种道了谢，继续前行。

行不多远，又是一片橘林。刚走到林子边上，只见一人，约有二十四五岁年纪，英俊飘逸，头顶高高的紫玉冠，一身艳红的袍衣，骑了一头水牛，正从里面走出来，一边行来，一边仰天而歌：

天下有道，  
我戴子佩。  
天下无道，  
我负子戴。  
优哉游哉，  
聊以卒岁。

听那曲调，激越高亢；歌声之中，充满着天地灵韵、沛然之气。

“不用问，此人一定就是范蠡先生了。”文种心里暗暗认定，连忙在路边站定，手执马缰，静静地站着。见他如此，后面几个随从，更是大气不敢出，束手而立。

老水牛慢腾腾地，终于来到近前。文种咳嗽一声，等那人停了歌声，这才拦住牛头，恭恭敬敬地问道：“请问阁下可是范蠡先生？请留步一叙！”

“你是何人？”那人却没有下牛，仅是垂下眼皮，冷冷地瞥了文种一眼。

“在下宛城令尹。姓文名种。”文种忙施礼说道，“范蠡兄语惊天人，此曲此乐，即便是潇湘洞庭之乐，皓露秋霜之曲，都难与之媲美，实乃奇绝！在下久仰大名，特来拜访，还请不吝赐教，下牛一叙，如何？”

“你弄错了。”那人见文种谈吐不俗，也就下牛来，道：“我非范蠡，乃是他的朋友接舆。此曲乃是游戏之作，接舆一介凡夫，不敢与范蠡先生相提并论。”

“原来不是范蠡先生。”文种心下暗暗失望。

“大人是要去寻访范蠡先生吗？”接舆问。

“正是。”文种刚讲出自己要去访范蠡的心意，却听接舆道：“大人今日不用去了，我刚从他那里回来，也是访他不着，听小童说，范蠡外出游三山五岳，不知何时归来。”

“是吗？”文种心头掠过一阵懊丧，看着接舆，忽又兴奋道：“俗话说得好，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范蠡是天下奇才，先生既然与他相交，想必也非泛泛之辈。必然胸藏经天纬地之学，何不请前往宛城衙府一叙，共谋天下霸业，如何？”

“哈哈，”没有想到，接舆一听就笑了起来，道，“山野之人，懒散惯了，当不起世间功名。大人只管自去忙碌，休要被我等山野之人耽误了时间。告辞了！”

说完，他上了牛背，骑牛去了。

望着他慢慢走远的身影，听着他的歌声，文种怅怅地站着，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失望。还是几个随从，实在忍不住，催促道：“大人，今天天色已晚，反正范蠡先生也不在，不如我等先行回去，等日后得了确切消息，再来不迟！”

“也只能如此了！”文种闷闷不乐地答应了，一行人策马寻原路而回……

公事烦冗，连文种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这么忙碌。毕竟楚国和吴国的恩怨，积攒太深：从楚国跑到吴国去的伍子胥、伯嚭等人，都是有名的贵族。他们也都是有真本领的，再加上用兵如神的孙武子，雄才大略的阖闾，臣贤君明，同心协力，不要说楚国，天下又有谁能抗衡？偏偏楚国的君王又被一群奸

佞小人团团包围，像文种这样自诩为治国之才，本也是贵族出身，却只能流落到偏远的小小宛城，来做一个县令。百里小县，治理起来自然没有什么难度。但是有一点，因为地处两国交界，战乱一起，百姓流离失所，很多人都逃到宛城这片世外桃源来。这么多的人聚集在一起，免不了惹出事端，鸡毛蒜皮打架斗殴各种案件，层出不穷。

冬去春来，又到了万物生发的季节。这天，当几只蝴蝶扑入窗来，打断文种繁芜的思绪，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将生命消耗在无穷无尽的杂务里了。

于是，第二天一早，文种又早早起身，穿戴整齐，吩咐手下提上早已准备好的几只野鸡，担上两坛美酒，前往三户，二访范蠡。

提野鸡相访，是古代士人之间互相尊重的礼节。人们以为，野鸡交接有时，分别后雌雄不再杂交，做朋友就应像野鸡一样重信守义。初次见面的人，都希望对方可以成为自己永远的朋友，借助野鸡来表示自己的一片诚心和热忱。

还是同上次一样的路径，只是刚下了一场雨，路面有些泥泞。经过上次遇到接舆的橘林，穿林而过，前面出现了一个山坡。坡前，文种停了下来，看那又斜又滑的山坡上，有一大片绿油油的菜圃，瓜果菜蔬，生机满园。菜圃上面是一座迎风飘摇的翠绿竹林，隐约可见竹林中露出几间茅庐的模样。一群妇女和孩子们正在山坡上采集竹笋、蕨苔、地菜和野葱等物。

正是暮春时节，微风里，听小孩们唱着一曲清脆的歌谣，道：

水肉花，  
拌夏耙，  
保佑癞子生头发。

采着春天的野菜，还沐浴在暖熙的春风里，他们却已经在唱着夏天的梦想和生活了。

“多么悠闲、清静的生活，多么无忧无虑的童年……”文种打量着这一

切，深有感触地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果然说得没错。我这些年来，为了功名利禄，到处奔波，真可以说忘却本性，舍本逐末了！”

这么想着，缓缓上得山坡来，踱进竹林。竹林里到处一派生机，粗壮的竹笋刚刚破土而出，带着新生的鲜嫩和翠绿。经历过一冬风雪的老竹，也都换上了新装，吐出了新梢。柔软的枝梢垂下来，伴随着春风轻轻舞动。

在竹林中间，一片空地上面，一排建起了三间茅屋。院子不大，围墙都是用竹子编织而成的篱笆，上面爬满了野藤，开满了各种各样的花儿。

院子门是虚掩的，从门里望进去，院子里一片静寂。地上长满了野草，有的甚至掩盖了用石子铺成的小路，似乎主人对这些野草根本不放在心上。

文种上前敲了敲门，朗声道，“请问，有人在吗？”

话音刚落，就听里面一阵咳嗽声。文种连忙整理了一下衣服，紧张地站在门口。

只听“咿呀”一声，有人推开正中间一间屋子的门，从里面踱步而出。

文种凝神细看，被这个人吓了一跳。只见他身材并不高，腰背甚至有一些佝偻。一头头发胡乱地披散着，一张脸五官似乎都要挤在一起，相貌丑陋无比。看他的年纪，足有五十上下，和文种想象中的倜傥风流大不相干。

虽然如此，文种也不敢怠慢，连忙上前深施一礼：“范蠡兄在上，不才文种有礼了。”

“不敢，不敢。”那人忙还礼，道，“我非范蠡，乃是他的老师计然。”

“什么？”文种不由又是一阵失望：“原来又不是范蠡先生……”

“足下何人？找我那小徒范蠡所为何事？”那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番，他虽然相貌丑陋，不过这一双眼睛可是目光如电，简直令人无所遁形。

“在下文种，是新来宛城上任的令尹。”文种恭恭敬敬地道，“在下有一个爱好，每到一处，必要寻访当地贤人，与之交游往来。如果遇到有共同志向的，就一起谋划做一番事业；如果志趣不同，那么从贤人那里听取一些教诲，有益的人生经验，也是好的。我刚来宛城这里，就听说了范蠡的声名，有人说他是这里的狂士，也有人说他是当世的奇才。我听说，‘士有贤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讥，内怀独见之明，外有不知之毁’，越是大家说这个人是疯子，是山

野粗鄙的村夫，我越是要来见一见。”

“哦，大人的识见还真是和普通人不一样啊，在当地人眼中，我和小徒一个丑、一个痴，人人都笑话我们，讥讽我们，大人却以为我们是贤俊之士，真是承蒙错爱啊。既然小徒不在家，就由我来代为招待大人一番吧，请！”

“请！”

文种跟随老者来到屋子里，只见屋子里摆设颇为简单，一床一桌一椅，地上铺设一张草席，倒是密密麻麻地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竹简，足见此间主人废寝忘食地诵读，是个博览群书、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再看墙壁上，东面的墙上，是一幅《九鼎山河图》，图上除了淡淡的黑白两色，再没有一丝一毫的杂色。黑的是九个大小形状各不相同的鼎，白是凹凸不平的群山，弯弯曲曲的河流，若隐若现。西面墙上是一幅《八音图》，也是极为淡化的黑白两种颜色，勾画着八件简陋的乐器。北面的墙上，挂着一柄长剑，剑鞘黑黝黝的，剑柄磨得发亮，可以想见此间主人每日如何苦练剑术。靠窗下一张矮几，上面摆放着七弦古琴，看着就知道不是凡品。山河、地理，剑、琴、书、乐，茅屋虽小，却一番胸怀天下、吞吐宇宙气象。

“计然先生，您既然是范蠡的老师，一定有经天纬地之才，还请您不吝赐教。”坐定之后，文种迫不及待地请教道。

“赐教谈不上，我倒是有一句话想问大人。”计然问道，“大人刚才说，遇到志同道合的贤士，可以一起谋划，成就一番事业，不知道指的什么事业？”

“这个……”文种迟疑了一下，本来他是来此找范蠡的，如今却遇到范蠡的老师，要他当面吐露心中志向，他本想说，但再一想，自己来访范蠡，素昧平生，想要打动对方，不过凭的是一个“诚”字。既然对方是范蠡老师，与范蠡本人无疑。自己如果不展现出一片诚意，何以打动对方？如果被范蠡老师视为不诚之人，自己改日又将何以何面目来见范蠡？

“不瞒先生，”他决意袒露心迹，说道，“不怕您见笑，我这个人，虽然没有什么大才，最喜欢的却是霸王之道。我最佩服的，就是历史上的齐桓、秦穆、晋文，还有我们楚国的先王楚庄王。他们都依靠一帮杰出的人才，成就

了声名显赫的霸业，我觉得大丈夫处世，就是要像管仲、鲍叔牙、百里奚、狐偃、赵衰、孙叔敖那样，辅佐明主，成就一番轰隆烈烈的大事业！我虽然没有他们那样的才华，却也希望寻访到这样的贤人，再一起去寻访明主，风云际会，也不至于在这个纷乱的世道里，辜负一腔热血！”

“哦？大人好大的志向！”计然点了点头，然后又问道，“那么，大人可知道，管仲、鲍叔牙、百里奚、狐偃、赵衰、孙叔敖，所以辅佐齐桓、秦穆、晋文、庄王，成就霸业，他们所根本依靠的是什么？”

“当然是霸王之术，也就是治理家国、经营天下的大经略了，”文种道，“这也正是我一直在研究的学问，只可惜知音者少，找不到人印证罢了。”

“原来如此。”计然了解了他的情况后，叹息一声，摇了摇头，“大人既然是来找我那小徒范蠡印证霸王之术，只怕要让大人失望了。因为我那小徒，根本不懂得什么霸王之术。他跟所我就学，而我所教导他的，无非是经济之学。我这个人，一生什么都不喜好，就喜欢研究经济，游历天下，对于各个地方的山川地理、经济形势、特色产出，了如指掌。说白了，我所研究的，就是一个字‘财’字。财者，养命之源，立身之本。人生在世，谁都离不开这一个财字，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也可以说我没有像大人一样的远大志向。但是我和小徒，真的只是计算研究，勉强说起来，可以称得上是一门‘利害之学’，和大人的霸王之术，不可同日而语啊！”

见文种似乎不相信他说的话，计然又将草席上的竹筒随手拿起来一卷，递给文种：“大人请看，这就是我毕生心血所凝聚而成的学问，用来授予小徒的。”

文种半信半疑，接过来一看，只见卷首赫然三个大字：《万物录》。再向下看，所记载的果然是各国气候、地理，各地的特产，如山西多盛产玉石、竹木、煤等；山东多生产鱼、盐、漆、丝等，江南出姜、桂、金、丹砂、珠玑……如此一篇篇，一卷卷，浩荡如大海，无际无涯。

“这个，果然都是经济之道。”文种不懂经济，满脑子都是霸王之术，因此只看了几卷，就头昏脑涨，只好将竹筒还给计然。“这么说，我要找的知音，不在这里了？”

“哈哈，大人如果不信，十日之后，请再来此，和我那小徒当面谈过便知。”

“那好，告辞了。”

文种和计然话不投机，也就不想再逗留下去，于是起身告辞，负兴而去。

忙忙碌碌中，十天又过去了。

这天一早，文种又早早起来了。这些天虽然忙碌，他却一直在思考范蠡老师计然的一番话。计然虽然说的是经济之学、利害之道，和自己的霸王之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仔细一想，管仲、百里奚、狐偃、孙叔敖，不都是精通经济之学、深谙利害的大师吗？如果不是他们从富强经济入手，积蓄了雄厚的国家财力，奠定了王图霸业的基础，如何能最终图霸成功？而自己呢，以前一直只顾关注霸王之术，却忽略了这么一个大根本！

这么一想，范蠡师徒所研究的，非但就是霸王之术，而且比自己不知道高明多少！

虽然人人都说他们是狂士，但自己看得没错，这才是真正的贤俊之士啊！

因此，这一次，文种准备了更加丰厚的礼品：礼盒，野鸡，布匹，绢帛，黄白之物等。整束停当，又一次踏上了前往三户访贤的道路。

一行数人，走到橘林边上的时候，正碰上接舆驾了车，带三五女子出来郊游。一见文种，接舆便喊道：“范蠡今日正在家中，足下快快去罢！”

文种忙道：“先生为何不一起前往，共叙片刻？”

“不。”接舆的拒绝是意料中的，只听他道：“我可不愿去费那份气力，得范蠡一人，天下可定，又哪儿有我的用武之地。不若快活山林，逍遥江湖……”

“快走嘛！”几个女子拉扯着催促，接舆忙告辞文种，自去远了。

“真是人各有志啊！”

文种叹了口气，也不放在心上。过橘林，踏田埂，穿村落。刚来到山坡下，正巧又遇到了范蠡的老师计然。

“先生请留步。”文种上去，深施一礼，说道：“上次听先生讲了经济之学，利害之道，只因在下愚鲁，竟然没有领会到，这才是霸王之术的根本。在



下以前一直空怀霸王之志，却忽略了经济之学才是图霸称雄的根基。今日得遇先生，还请先生不要嫌弃我资质愚钝，再请给我讲一讲利害之学吧！”

“哈哈，”计然却笑着道，“你来晚了，我正要去继续游历各地，丰富补充我那部《万物录》呢！不过你放心，虽然我不能亲自给你讲经济之学，利害之道，但是我这一套学问，都已经传授给了我那小徒。你和他一起探讨研究也是一样。你不是一直说找不到知音吗？要我看，你和他正是知音，不但是知音，而且可以成为共患难、同富贵的生死至交，快去吧！”

“真的吗？”文种听了大喜，“那我就不多打扰老先生，日后再向您请教了！”

“去吧，去吧。”计然背负双手，长袍大袖，飘然而去。

“山野之地，何奇人如此之多也！”文种轻叹着，不敢耽误，径直上了山坡，进入竹林。

来到茅庐前，刚走到院子门口，就听到一阵清脆的琴声传来。一人且弹且唱道：

陟彼三山兮商岳嵯峨，  
天降五老兮迎我来歌。  
有黄龙兮自出于河，  
负书图兮委蛇罗沙。  
案图观讖兮闵天嗟嗟，  
击石拊韶兮沦幽洞微，  
鸟兽跄跄兮凤凰来仪，  
凯风自南兮喟其增叹。

文种静静地立在门口听着。春日的阳光暖暖地洒下来，一草一木，似乎都透出某种气息。风儿轻拂，甲虫歌唱。蝴蝶和燕子在头顶上掠过，蜻蜓不知疲倦地飞来飞去。一切都不可言说，令人愉悦的安静和祥和预示着某种神秘。

一曲既罢，文种趁机咳嗽一声。“请问，可是范蠡先生在内弹琴作歌？文